舊唐書/卷18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王重榮　王處存　諸葛爽　高駢　時溥　朱瑄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八十三
列傳第一百三十三　外戚

► 宦官

自古后族，能以德禮進退、全宗保名者，鮮矣。蓋恃宮掖之寵，接宴私之歡，高爵厚祿驕其內，聲色服玩惑於外；莫知師友之訓，不達危亡之道。故以中才處之，罕不覆敗；亦由重植之木，自然顛披也。明哲之君，知驕侈之易滿，榮寵之難保；授任各當其才，祿位不過其量；告之以天命不易，誡之以大義滅親；使居無過之地，永享不貲之福，與國終始，不失其所以親也。《易》曰：「震來虩虩，恐致福也。」又曰：「婦子嘻嘻，失家節也。」與其愛而失節，曷若懼而致福？魏氏懲漢人之敗，著矯枉之法：幼主嗣位，母后不得臨朝；外氏無功，時主不得封爵。雖曰刻薄，而卞、甄之族，竟無大過。皇唐受命，長孫、竇氏以勛賢任職，而武氏、韋氏以盈滿致覆。夫廢興者，豈天命哉，蓋人事也！竇威、長孫無忌各自有傳，其餘載其得失，為《外戚傳》，以存鑒誡焉。

獨孤懷恩

獨孤懷恩，元貞皇后弟之子也。父整，隋涿郡太守。懷恩幼時，以獻皇后之侄，養於宮中。後仕為鄠縣令。高祖平京城，授長安令。在職嚴明，甚得時譽。及高祖受禪，擢拜工部尚書。時虞州刺史韋義節擊堯君素於蒲州，而義節文吏怯懦，頻戰不利。高祖遣懷恩代總其眾。懷恩督兵城下，為賊所拒，頻戰不利。高祖切讓之，因是怨望。高祖嘗戲之曰：「弟姑子悉為天子，次當舅子乎？」懷恩遂自以為符命，每扼腕曰：「我家豈女獨富貴耶？」由是陰圖異計。

時虞鄉南山多群盜。劉武周將宋金剛寇陷澮州，高祖悉發關中卒以隸太宗，屯於柏壁。懷恩遂與解縣令榮靜、前五原縣主簿元君寶謀引王行本兵及武周連和，與山賊劫永豐倉而斷柏壁糧道，割河東地以啗武周。事臨發，會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，據縣起兵，應武周。高祖遣懷恩與永安王孝基、陝州總管於筠、內史侍郎唐儉攻崇茂。宋金剛潛兵來襲，諸將盡沒。君寶與開府劉讓亦同陷於賊中，遂泄懷恩之謀。既而懷恩逃歸，高祖復令率師攻蒲州。唐儉在賊中，說賊將尉遲敬德，請使讓還，連和罷兵，遂使發其事。會堯君素為其下所殺，小帥王行本以蒲州降，懷恩勒兵入據其城。高祖將濟河，已御舟矣，會讓至，乃使召懷恩，懷恩不知事已泄，輕舟來赴。及中流而執之，收其黨按驗，遂誅之，時年三十六，籍沒基家。

竇德明　〈姪懷貞、族弟孝諶、孝諶子希璩、希球、希瓘、希瓘、從父弟維鎣〉

竇德明，太穆順聖皇后兄之孫也。祖照，尚後魏文帝女義陽公主，封鉅鹿公。父彥，襲父封，仕隋為西平郡守。德明少師事陳留王孝逸，頗涉文史。會漢王諒作亂，遣其將綦良攻黎州。德明時年十八，募得五千人，倍道而進，號令嚴整，一戰破之。以功累拜齊王府屬，坐事免。及義師圍長安，永安王孝基、襄邑王神符、江夏王道宗及高祖之婿竇誕、趙慈景並繫獄，隋將衛文升、陰世師欲殺之。德明謂文升曰：「罪不在此輩，殺之無傷於彼，適足招怨。」文升乃止。及謁見高祖，竟不自言，時人稱其長者。武德初，拜考功郎中。從太宗擊王世充，頻有戰功，封顯武男。貞觀初，歷常、愛二州刺史。尋卒。

弟德玄，高宗時為左相。德玄子懷貞。

懷貞，少有名譽，時兄弟宗族，並以輿馬為事，懷貞獨折節自修，衣服儉素。聖歷中為清河令，治有能名。俄歷越州都督、揚州大都督府長史，所在皆以清幹著稱。

神龍二年，累遷御史大夫，兼檢校雍州長史。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等干預朝政。懷貞每諂順委曲取容，改名從一，以避后父之諱，自是名稱日損。庶人微時乳母王氏，本蠻婢也，特封莒國夫人，嫁為懷貞妻。俗謂乳母之婿為阿沄，懷貞每因謁見之次及進表疏，列在官位，必曰「皇后阿沄」，時人或以「國沄」呼之，初無慚色。宦官用權，懷貞尤所畏敬，每視事聽訟，見無須者，誤以接之。監察御史魏傳弓嘗以內常侍輔信義尤縱暴，將奏劾之。懷貞曰：「輔常侍深為安樂公主所信任，權勢甚高，言成禍福，何得輒有彈糾？」傳弓曰：「今王綱漸壞，君子道消，正由此輩擅權耳！若得今日殺之，明日受誅，

無所恨。」懷貞無以答，但固止之。

韋庶人敗，左遷濠州司馬。尋擢授益州大都督府長史。以附會太平公主，累拜侍中、兼御史大夫，代韋安石為尚書左僕射，監修國史，賜爵魏國公。

睿宗為金仙、玉真二公主創立兩觀，料功甚多，時議皆以為不可。唯懷貞贊成其事，躬自監役。懷貞族弟詹事司直維鎏謂懷貞曰：「兄位極臺衮，當思獻可替否，以輔明主。奈何校量瓦木，廁跡工匠之間，欲令海內何所瞻仰也？」懷貞不能對，而監作如故。時人為之語曰：「竇僕射前為韋氏國沄，後作公主邑丞。」言懷貞伏事公主，同於邑官也。

先天二年，太平公主逆謀事泄，懷貞懼罪，投水而死。追戮其屍，改姓毒氏。

德明族弟孝諶。

孝諶，刑部尚書誕之子，昭成順聖皇后父也。則天時，歷太常少卿、潤州刺史。長壽二年，后母龐氏被酷吏所陷，誣與后咒詛不道，孝諶左遷羅州司馬而卒。

子希瑊、希球、希瓘，並流嶺南。神龍初，隨例雪免。景雲年，追贈李諶太尉、邠國公，希瑊襲爵。玄宗即位，加贈孝諶太保，希瑊等以舅氏，甚見優寵。

希瑊累遷太子少傅、豳國公，尋卒。

希球官至太子賓客，封冀國公，開元二十七年卒。及卒，謚曰靖。

希瓘初賜爵畢國公，後改名　　。初為左散騎常侍，及希球卒，因授開府儀同三司。玄宗以早失太后，尤重外家，　　兄弟三人皆國公，食實封。

　　子鍔，又尚玄宗女永昌長公主，恩寵賜賚，實為厚矣。而兄弟皆貪鄙，過自封植，又甚之。

天寶七年，有竇勉潛交巫祝，勉犯法，　　坐信其詭說，被停官，放歸田園。尋以尊老，又授開府儀同三司，依舊朝會。十三載十二月卒，玄宗哭於行在，贈司徒。財貨鉅萬。

從父弟維鎣，好學，以撰著為業。時宗族咸以外戚，崇飾輿馬，維鎣獨清儉自守。中書令張說、黃門侍郎盧藏用、給事中裴子餘皆與之親善。官至水部郎中卒。撰《吉凶禮要》二十卷，行於代。

長孫敞

長孫敞，文德順聖皇后之叔父也。仕隋為左衛郎將。煬帝幸江都，留敞守京城禁苑。及義旗入關，率子弟迎謁於新豐，從平京城，以功除將作少監。出為杞州刺史。貞觀初，坐贓免。太宗以后親，常令內給絹以供私費。尋拜宗正少卿，致仕加金紫光祿大夫，累封平原郡公。卒，贈幽州都督，謚曰良，陪葬昭陵。

從父弟　操

敞從父弟操，周大司徒、薛國公覽之子也。武德中，為陝東道行臺金部郎中，出為陝州刺史。自州東引水入城，以代井汲，百姓於今利之。貞觀中，歷洺州刺史、益揚二州都督府長史，並有善政。二十三年，以子詮尚太宗女新城公主，拜岐州刺史。永徽初，加金紫光祿大夫，賜爵樂壽男。尋卒，贈吏部尚書、并州都督，謚曰安。

詮官至尚書奉御。詮即侍中韓瑗妻弟也。及瑗得罪，事連於詮，減死配流嶲州。詮至流所，縣令希旨杖殺之。

〈附〉　趙持滿

詮之甥有趙持滿者，工書善射，力搏猛獸，捷及奔馬；而親仁愛眾，多所交結，京師無貴賤皆愛慕之。初為涼州長史，嘗逐野馬，自後射之，無不洞於胸腋，邊人深伏之。許敬宗懼其作難，誣與詮及無忌同反。及拷訊，終無異詞，且曰：「身可殺，辭不可奪。」吏竟代為款以殺之。

武承嗣

武承嗣，荊州都督士矱之孫，則天順聖皇后兄子也。初，士矱娶相里氏，生元慶、元爽。又娶楊氏，生三女：長適越王府功曹賀蘭越石，次則天，次適郭氏。士矱卒後，兄子惟良、懷運及元爽等遇楊氏失禮。及則天立為皇后，追贈士矱為司徒、周忠孝王，封楊氏

代國夫人。賀蘭越石早卒，封其妻為韓國夫人。尋又加贈士矱為太尉，楊氏改封為榮國夫人。時元慶仕為宗正少卿，元爽為少府少監，惟良為衛尉少卿。榮國夫人恨其疇日薄己，諷皇后抗疏請出元慶等為外職，佯為退讓，其實惡之也。於是元慶為龍州刺史，元爽為濠州刺史，惟良為始州刺史。元慶至州病卒，元爽自濠州又配流振州而死。

乾封年，惟良與弟淄州刺史懷運，以嶽牧例集於泰山之下。時韓國夫人女賀蘭氏在宮中，頗承恩寵。則天意欲除之，諷高宗幸其母宅，因惟良等獻食，則天密令人以毒藥貯賀蘭氏食中，賀蘭氏食之，暴卒，歸罪於惟良、懷運，乃誅之。仍諷百僚抗表請改其姓為蝮氏，絕其屬籍。元爽等緣坐配流嶺外而死，乃以韓國夫人之子敏之為士矱嗣，改姓武氏，累拜左侍極、蘭臺太史，襲爵周國公。仍令鳩集學士李嗣真、吳兢之徒，於蘭臺刊正經史，並著撰傳記。

敏之既年少色美，烝於榮國夫人，恃寵多愆犯，則天頗不悅之。咸亨二年，榮國夫人卒，則天出內大瑞錦，令敏之造佛像追福，敏之自隱用之。又司衛少卿楊思儉女有殊色，高宗及則天自選以為太子妃，成有定日矣，敏之又逼而淫焉。及在榮國服內，私釋衰絰，著吉服，奏妓樂。時太平公主尚幼，往來榮國之家，宮人侍行，又嘗為敏之所逼。俄而奸汙事發，配流雷州，行至韶州，以馬韁自縊而死。

承嗣，元爽子也。敏之死後，自嶺南召還，拜尚衣奉御，襲祖爵周國公。俄遷秘書監。則天臨朝，追尊士矱為忠孝太皇，置崇先府官屬，五代祖已下，皆為王。嗣聖元年，以承嗣為禮部尚書。尋除太常卿、同中書門下三品。垂拱中，轉春官尚書，依舊知政事。載初元年，代蘇良嗣為文昌左相、同鳳閣鸞臺三品，兼知內史事。

天授元年，於東都創置武氏七廟，追尊周文王為始祖文皇帝，王子武為睿祖康皇帝，云武氏之先也。后五代祖贈太原靖王居常為嚴祖成皇帝，高祖贈趙肅恭王克己為肅祖章敬皇帝，曾祖贈魏康王儉為烈祖昭安皇帝，祖贈周安成王華為顯祖文穆皇帝，考忠孝太皇為太祖孝明高皇帝，妣皆隨帝號曰皇后。元慶為梁憲王，元爽為魏德王。又追封伯父及兄弟俱為王，諸姑姊為長公主。於是封承嗣為魏王，元慶子夏官尚書三思為梁王，后從父兄子納言攸寧為建昌王，太子通事舍人攸歸為九江王，司禮卿重規為高平王，左衛親府中郎將載德為潁川王，右衛將軍攸暨為千乘王，司農卿懿宗為河內王，左千牛中郎將嗣宗為臨川王，右衛勛二府中郎將攸宜為建安王，尚乘直長攸望為會稽王，太子通事舍人攸緒為安平王，攸止為恆安王。又封承嗣男延基為南陽王，延秀為淮陽王，三思男崇訓為高陽王，崇烈為新安王，后兄子贈陳王承業男延暉為嗣陳王，延祚為咸安王。

承嗣嘗諷則天革命，盡誅皇室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，承嗣從父弟三思又盛贊其計，天下於今冤之。俄又賜承嗣實封千戶，仍監修國史。承嗣自為次當為皇儲，令鳳閣舍人張嘉福諷諭百姓抗表陳請，則天竟不許。如意元年，授特進。尋拜太子太保，罷知政事。承嗣以不得立為皇太子，怏怏而卒，贈太尉、并州牧，謚曰宣。

子延基襲爵，則天避其父名，封為繼魏王。尋與其妻永泰郡主及懿德太子等，話及張易之兄弟出入宮中，恐有不利，後忿爭不協，泄之，則天聞而大怒，咸令自殺。復以承嗣次子延義為繼魏王。

中宗即位，侍中敬暉等以唐室中興，武氏諸王宜削其王爵，乃率群官上表曰：

臣聞神器者，天下之至公，必歸乎有德；皇極者，域中之大寶，必順乎天命。歷考前古，祥觀帝業，皆不並興，莫有二主。故三皇氏沒而五帝氏興，夏、商氏衰而周、漢氏作。何則？帝王之歷數，心應乎五行，水盛則火衰，木衰則金盛。天地之運也，合乎四時，春往則夏來，暑退則寒集。則知五行之數也，帝王不可違，違之則宗社不安，生人不理。四時之序，天地不能變，變之則霜露不均，水旱交錯。

自有隋失御，海內崩離，天歷之重，歸於唐室。萬方樂業，荷撥亂之功；三聖重光，布生成之德。可謂有功於四海，有德於蒸人。自弘道遏密，生靈降禍，百辟哀號，如喪考妣。

則天皇后臨御帝圖，明目達聰，躬親庶績。則有讒邪兇孽，誣惑睿德，構害宗枝，誅夷殆盡。英籓賢戚，百不一存，餘類在者，投竄荒裔。冤酷人神，感傷天地，忠臣義士，實所痛心。自天授之際，時稱改革，武家子侄，咸樹封建，十餘年間，實亦榮極。於時唐室籓屏，豈得並封，故知事有陞降，時使然也。

今則天皇帝厭倦萬機，神器大寶，重歸陛下。百姓謳歌，欣復唐業，上至卿士，下及蒼生，黃髮之倫，童兒之輩，莫不歡欣舞忭，如見父母。豈不以唐家恩德，感幽祇之心；陛下仁明，順天下之望？今皇業重構，聖祚中興，神祇之道，有助於先德矣！黎人之誠，無負於陛下矣！臣又聞之，業不兩盛，事不兩大，故天無二日，土無二王，前聖之格言，先哲之明誡。自皇明反正，天命惟新，武家諸王，封建依舊，生者既加茅土，死者仍追賦邑，萬姓失望，卿士寒心，何則？開辟以來，罕有斯理，帝王之道，實無此法。陛下

縱欲開恩，以行私惠，豈可違五行之歷數乎？乖四時之寒暑乎？

又海內眾情，朝廷竊議，為武氏諸王身計，亦適將有損。何則？處之未得其所，居之實恐不安，陛下雖欲寵之，翻乃陷之，不遵古典故也。且唐歷有歸，周命已去；爵重則難保，祿薄則易全。又則天皇帝親政之時，武氏諸王，亦分外職。今居京輦，不降舊封，天下之心，竊將不可。陛下縱欲敦崇外戚，曲流恩貸，奈宗廟社稷之計何？奈卿士黎庶之議何？

伏願陛下為社稷之遠圖，割私情之小愛，內崇經邦之要，外順遐邇之心，豈不固宗社之基，允人靈之願？則陛下巍巍之業，貫三光而洞九泉。親親之義，上有倫而下有序。臣特承榮寵，思竭丹赤，既為唐臣，實為唐計，伏乞聖慈，俯垂矜納。

中書舍人岑羲之詞也。上答曰：

朕嘗因暇景，博覽前修，帝籍皇圖，略稽其跡。至若二靈肇判，三才聿興，驪連粟陸之辰，尊盧大庭之日，時猶樸略，未著圖書。洎乎出震應期，畫八卦而成象；炎皇御歷，播百穀以興農。車服創於軒轅之朝，歷象建於唐堯之代，封建之事，闕爾無聞。自周漢已來，方崇蕃屏。至於三微更王，五運疊興，以古揆今，事跡有爽。
比者別宗撫歷，異姓興邦，伏以則天大聖皇帝，內輔外臨，將五十載，在朕躬則為慈母，於士庶即是明君。往者垂拱之中，嗣皇臨政，當此之際，魯衛並存。及乎全節興妖，瑯邪構逆，災連七國，釁結三監，既行大義之懷，遂有泣誅之事。周唐革命，蓋為從權，子侄封王，國之常典。卿等表云「天授之際，武家封建，唐家藩屏，豈得並封」者，至如千里一房，不預逆謀，還依姓李，無改舊惠，豈非善惡區分，申明逆順矣？今以聖上乖豫，高枕怡神，委政朕躬，纂承丕緒。昨者二月之首，攸暨等屢請削封，朕獨斷襟懷，不依來請。昔漢祖以布衣取天下，猶封異姓為王，況朕以累聖開基，豈可削封外族？群公等以「天無二日，土無二王」，抗表紫庭，用申丹懇者。然以賞罰之典，經國大綱，攸暨、三思，皆悉預告兇豎，雖不親冒白刃，而亦早獻丹誠，今若卻除舊封，便慮有功難勸。

於是降封梁王三思為德靜郡王，量減實封二百戶，定王、駙馬都尉攸暨為樂壽郡王，河內郡王懿宗為耿國公，建昌郡王攸寧為江國公，會稽郡王攸望為鄴國公，臨川郡王嗣宗為管國公，建安郡王攸宜為息國公，高平郡王重規為鄫國公，繼魏王延義為魏國公，安平郡王攸緒為巢國公，高陽郡王、駙馬都尉崇訓為酆國公，淮陽郡王延秀為桓國公，咸

安郡王延祚為咸安郡公。

中宗時，嗣宗至曹州刺史，攸宜工部尚書，重規岐州刺史，相次病卒。攸望至太常卿，左遷春州司馬而死。延秀伏誅後，武氏宗屬緣坐誅死及配流，殆將盡矣。先天二年，制削士彠帝號，依舊追贈太原王，妻楊氏亦削后號，依舊為太原王妃。

承嗣子　延秀

延秀，承嗣第二子也。則天時，突厥默啜上言有女請和親，制延秀與閻知微俱往突厥，將親迎默啜女為妻。既而默啜執知微，入冠趙、定等州，故延秀久不得還。神龍初，默啜更請通和，先令延秀送款，始得歸，封桓國公，又授左衛中郎將。時武崇訓為安樂公主婿，即延秀從父兄，數引至主第。延秀久在蕃中，解突厥語，常於主第，延秀唱突厥歌，作胡旋舞，有姿媚，主甚喜之。及崇訓死，延秀得幸，遂尚公主。

主，韋后所生男女中最小。初，中宗遷於房州，欲達州境，生於路次。性惠敏，容質秀絕。中宗、韋后愛龐日深，恣其所欲，奏請無不允許。恃寵橫縱，權傾天下，自王侯宰相已下，除拜多出其門。所營第宅並造安樂佛寺，擬於宮掖，巧妙過之。令楊務廉於城西造定昆池於其莊，延袤數里。出降之時，以皇后仗發於宮中，中宗與韋后御安福門觀之，燈燭供擬，徹明如晝。延秀拜度日，授太常卿，兼右衛將軍、駙馬都尉，改封恆國公，實封五百戶。廢休祥宅，於金城坊造宅，窮極壯麗，帑藏為之空竭。崇訓子數歲，因加金紫光祿大夫、太常卿同正員、左衛將軍，封鎬國公，賜實封五百戶，以嗣其父。公主產男滿月，中宗、韋后幸其第，就第放赦，遣宰臣李嶠、文士宋之問、沈佺期、張說、閻朝隱等數百人賦詩美之。

延秀既恃恩，放縱無所忌憚。又公主府倉曹符鳳知延秀有不臣之心，遂說曰：「今天下蒼生，猶以武氏為念，大周必可再興。按讖書云『黑衣神孫披天裳』，駙馬即神皇之孫也。」每勸令著皁襖子以應之。及韋庶人敗，延秀與公主在內宅，格戰良久。皆斬之。後追貶為悖逆庶人。

元慶子　三思

三思，元慶子也。少以后族累轉右衛將軍。則天臨朝，擢拜夏官尚書。及革命，封梁王，賜實封一千戶。尋拜天官尚書。證聖元年，轉春官尚書，監修國史。聖歷元年，檢校內

史。二年，進拜特進、太子賓客，仍並依舊監修國史。

三思略涉文史，性傾巧便僻，善事人，由是特蒙信任。則天數幸其第，賞賜甚厚。時薛懷義、張易之、昌宗皆承恩顧。三思與承嗣每折節事之。懷義欲乘馬，承嗣、三思必為之執轡。又贈昌宗詩，盛稱昌宗才貌是王子晉後身，仍令朝士遞相屬和。三思又以則天厭居深宮，又欲與張易之、昌宗等扈從馳騁，以弄其權。乃請創造三陽宮於嵩高山，興泰宮於萬壽山，請則天每歲臨幸，前後工役甚眾，百姓怨之。

神龍初，進拜司空、同中書門下三品，加實封五百戶，固辭不受。未幾，隨例降封為德靜郡王，量減實封二百戶。尋拜左散騎常侍，則天遺制令復其所減實封。

初，敬暉等立功後，掌知國政，三思慮其更為己患，而令其子崇訓因安樂公主構誣敬暉等，並流於嶺表而死。自是三思威權日盛，軍國政事，多所參綜。敬暉等所斥黜者，皆能引復舊職，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法。時人皆言其陰懷篡逆，以比曹孟德、司馬仲達。

雍州人韋月將、高軫等並上疏言三思父子必為逆亂。三思知而求索其罪。有司希旨，奏：「月將坐當棄市，軫配流嶺外」。黃門侍郎宋璟執奏云：「月將所犯，不合至死。」三思怒，竟斥宋璟為外職。三思既猜嫉正士，嘗言「不知何等名作好人，唯有向我好者，是好人耳。」又與其所親兵部尚書宗楚客、將作大匠宗晉卿、太府卿紀處訥、鴻臚卿甘元柬遞相引致，幹黷時政。侍御史周利用、冉祖雍，太僕丞李悛，光祿丞宋之遜，監察御史姚紹之等五人，常為其耳目，時人呼為「三思五狗」。

中宗尋又制：武氏崇恩廟，一依天授時舊禮享祭，其吳陵、順陵，並置官員，皆三思意也。

三思既與韋庶人及上官昭容私通，嘗忌節湣太子，又因安樂公主密謀廢黜之。三年七月，太子率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，發左右羽林兵，殺三思及其子崇訓於其第，並殺其親黨十餘人。俄而事變，太子既死，中宗為三思舉哀，廢朝五日，贈太尉，追封梁王，謚曰宣。安樂公主又以節湣太子首致祭於三思及崇訓靈柩前。睿宗踐祚，以三思父子俱有逆節，制令斫棺暴屍，平其墳墓。

三思子　崇訓

崇訓，三思第二子也。則天時，封為高陽郡王。長安中，尚安樂郡主。時三思用事於朝，欲寵其禮。中宗為太子在東宮，三思宅在天津橋南，自重光門內行親迎禮，歸於其宅。三思又令宰臣李嶠、蘇味道，詞人沈佺期、宋之問、徐彥伯、張說、閻朝隱、崔融、崔湜、鄭愔等賦《花燭行》以美之。其時張易之、昌宗、宗楚客兄弟貴盛，時假詞於人，皆有新句。崇訓授左衛中郎將。神龍元年，拜駙馬都尉，遷太常卿，兼左衛將軍。降封酆國公，仍賜實封五百戶，尋徙封鎬國公。二年，兼太子賓客，攝左衛將軍。及為節湣太子所殺，優制贈開府儀同三司，追贈魯王，謚曰忠。

從祖弟　懿宗

懿宗，則天伯父士逸之孫也。父元忠，高宗時仕至倉部郎中。天授年，封士逸為蜀王，懿宗封為河內郡王，歷遷洛州長史、左金吾衛大將軍。萬歲通天年中，契丹賊帥孫萬榮寇河北，命懿宗為大總管討之。軍次趙州，用聞賊將至冀州，懿宗懼，便欲棄軍而遁。人或謂曰：「賊眾極多，然其軍無輜重，以抄掠為資，若按兵以守，勢必離散，因而擊之。可有大功也。」懿宗不聽，遂退據相州，時人嗤其怯懦。由是賊眾進屠趙州而去。尋又令懿宗安撫河北諸州。

先是，百姓有脅從賊眾，後得歸來者。懿宗以為同反，總殺之。仍生剖取其膽，後行刑，流血盈前，言笑自若。初。孫萬榮別帥何阿小攻陷冀州，亦多屠害士女。至是，時人號懿宗與阿小為兩何，為之語曰：「唯此兩何，殺人最多。」懿宗又自天授已來，嘗受中旨，推鞫制獄，王公大臣，多被陷成其罪，時人以為周興、來俊臣之亞焉。神龍初，隨例降爵，封耿國公，累轉懷州刺史，尋卒。

從父弟　攸暨

攸暨，則天伯父士讓孫也。天授中，封士讓為楚王，攸暨封千乘郡王。賜爵實封三百戶。兄攸寧為建昌郡王，實封四百戶。攸寧歷遷鳳閣侍郎、納言、冬官尚書，病卒。

攸暨初為右衛中郎將，尚太平公主，授駙馬都尉。累遷右衛將軍，進封定王，又加實封三百戶。俄又改安定郡王，歷遷司禮卿、左散騎常侍，加特進。神龍中，拜司徒，復封定王，實封滿一千戶，固辭不拜。尋而隨例降封樂壽郡王，拜右散騎常侍，加開府儀同三司。延秀等誅後，又降封楚國公。延和元年卒，贈太尉、并州大都督，追封定王。尋以公主謀逆，令平毀其墓。

太平公主者，高宗少女也。以則天所生，特承恩寵。初，永隆年降駙馬薛紹。紹，垂拱中被誣告與諸王連謀伏誅，則天私殺攸暨之妻以配主焉。公主豐碩，方額廣頤，多權略，則天以為類己，每預謀議，宮禁嚴峻，事不令泄。公主亦畏懼自檢，但崇飾邸第。二十餘年，天下獨有太平一公主，父為帝，母為后，夫為親王，子為郡王，貴盛無比。永淳已前朝制，親王食實封八百戶，有至一千戶；公主出降三百戶，公主加五十戶。太平食湯沐之邑一千二百戶，聖歷初加至三千戶。

神龍元年，預誅張易之謀有功，進號鎮國太平公主，相王加號安國相王，並食實封通前五千戶，賞賜不可勝紀。公主孽氏二男二女，武氏二男一女，並食實封。又相王、衛王重俊、成王千里宅，遣衛士宿衛，環其所居，十步置一仗舍，持兵巡僥，同於宮禁。太平、長寧、安樂三公主，置鋪一如親王。二年正月，置公主府。景龍二年，公主男崇簡、崇敏、崇行，同授三品，與漁陽王兄弟四人同制。時中宗仁善，韋后、上官昭容用事禁中，皆以為智謀不及公主，甚憚之。公主日益豪橫，進達朝士，多至大官，詞人後進造其門者，或有貧窘，則遺之金帛，士亦翕然稱之。

及唐隆元年六月，韋后作逆稱制，偽尊溫王。玄宗居臨淄邸，憤之，將清內難。公主又預其謀，令男崇簡從之。及立溫王，數日，天下之心歸於相府，難為其議。公主入啟幼主，以王室多故，資於長君，乃提下幼主，因與玄宗、大臣尊立睿宗。公主頻著大勛，益尊重，乃加實封五千戶，通前滿一萬戶。公主子崇行、崇敏、崇簡三人，封異姓王；崇行國子祭酒，四人九卿三品。每入奏事，坐語移時，所言皆聽。薦人或驟歷清職，或至南北衙將相，權移人主。軍國大政，事必參決，如不朝謁，則宰臣就第議其可否。

公主由是滋驕，田園遍於近甸膏腴，而市易造作器物，吳、蜀、嶺南供送，相屬於路。綺疏寶帳，音樂輿乘，同於宮掖。侍兒披羅綺，常數百人，蒼頭監嫗，必盈千數。外州供狗馬玩好滋味，不可紀極。有胡僧惠範，家富於財寶，善事權貴，公主與之私，奏為聖善寺主，加三品，封公，殖貨流於江劍。公主懼玄宗英武，乃連結將相，專謀異計。其時宰相七人，五出公主門，常元楷、李慈掌禁兵，常私謁公主。

先天二年七月，玄宗在武德殿，事漸危逼，乃勒兵誅其黨竇懷貞、蕭至忠、岑羲等，公主遽入山寺，數日方出，賜死於家。公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。籍其家，財貨山積，珍奇寶物，侔於御府，馬牧羊牧田園質庫，數年徵斂不盡。惠範家產亦數十萬貫。

惟良子　攸緒

攸緒，惟良子也。少有志行。天授中封安平郡王，歷遷殿中監，出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。聖歷中，棄官隱於嵩山，以琴書藥餌為務。中宗即位，以車安備禮徵之，降書曰：

朕聞大隱忘情，不去朝市，至人無跡，何所凝滯。王高標峻尚，雅操孤貞；有咸一之用，弘體二之德；學究深遠，理實精微。草芥貂蟬，錙銖纓紱；廕松山而辭竹苑，去硃邸而臥清溪；逍遙林壑，傲睨箕潁，有年歲矣。
朕虔膺聖歷，重闡皇基；保乂邦家，寧輯區宇；求賢采彥，俯谷窺山。王之所居，接近嵩嶽，長望高烈，思滿風煙。駐驆喬巖，追尋大隗；鳴鑾峒岫，詢訪廣成；機務殷繁，有懷莫遂。今遣國子司業杜慎盈以禮命徵辟，掃夔、龍之弟，虛稷、契之筵，神化丹青，朕之志也。豈以黃屋之貴，傾彼白雲之心？通變之宜，希從降志；延貯閶闔，若在汾陽。

攸緒應召至都，授太子賓客。尋請歸嵩山，制從之，令京官五品已上餞送於定鼎門外。

及三思、延秀等構逆，諸武多坐誅戮，唯攸緒以隱居不預其禍，時論美之。睿宗即位，又降敕曰：「頃以賊臣結黨，后族擅權，扇動宮闈，肆行鴆毒。靈祇所感，奸惡伏誅；今得宗社乂安，天地交泰。卿久厭簪紱，早慕林泉，守道不回，見幾而作，興言高尚，有足嘉稱。但怒用不遷，罪無相及，為善有驗，卿之謂與！或慮驚疑，故令慰謝。」其見重如此。尋徵為太子賓客，不就。開元二年，攸緒又請就廬山居止，制不許。仍令州縣數加存問，不令外人侵擾。十一年卒，年六十九。

〈附〉　薛懷義

薛懷義者，京兆鄠縣人，本姓馮，名小寶。以鬻臺貨為業，偉形神，有膂力，為市於洛陽，得幸於千金公主侍兒。公主知之，入宮言曰：「小寶有非常材用，可以近侍。」因得召見，恩遇日深。則天欲隱其跡，便於出入禁中，乃度為僧。又以懷義非士族，乃改姓薛，令與太平公主婿薛紹合族，令紹以季父事之。自是與洛陽大德僧法明、處一、惠儼、稜行、感德、感知、靜軌、宣政等在內道場念誦。懷義出入乘廄馬，中官侍從，諸武朝貴，匍匐禮謁，人間呼為薛師。

垂拱初，說則天於故洛陽城西修故白馬寺，懷義自護作。寺成，自為寺主。頗恃恩狂蹶，其下犯法，人不敢言。右臺御史馮思勖屢以法劾之；懷義遇勖於途，令從者毆之，幾死。

又於建春門內敬愛寺別造殿宇，改名佛授記寺。

垂拱四年，拆乾元殿，於其地造明堂，懷義充使督作。凡役數萬人，曳一大木千人，置號頭，頭一嚾，千人齊和。明堂大屋凡三層，計高二百尺。又於明堂北起天堂，廣袤亞於明堂。懷義以功拜左威衛大將軍，封梁國公。

永昌中，突厥默啜犯邊，以懷義為清平道大總管，率軍擊之，至單於臺，刻石紀功而還。加輔國大將軍，進右衛大將軍，改封鄂國公、柱國，賜帛二千段。

懷義與法明等造《大雲經》，陳符命，言則天是彌勒下生，作閻浮提主，唐氏合微。故則天革命稱周，懷義與法明等九人並封縣公，賜物有差，皆賜紫袈裟、銀龜袋。其偽《大雲經》頒於天下寺，各藏一本，令升高座講說。則天將革命，誅殺宗屬諸王，唯千金公主以巧媚善進奉獨存；抗疏請以則天為母，因得曲加恩寵，改邑號為延安大長公主，加實封，賜姓武氏。以子克乂娶魏王武承嗣女，內門參問，不限早晚，見則盡歡。

長壽二年，默啜復犯塞，又以懷義為代北道行軍大總管，以李多祚、蘇宏暉為將。未行，改朔方道行軍大總管，以內史李昭德為行軍長史，鳳閣侍郎、平章事蘇味道為行軍司馬，契苾明、曹仁師、沙咤忠義等十八將軍以討之。未行虜退，乃止。

懷義後厭入宮中，多居白馬寺，刺血畫大像，選有膂力白丁度為僧，數滿千人。侍御史周矩疑其奸，奏請劾之，不許。固請之，則天曰：「卿且退，朕即令去。」矩至臺，薛師亦至，乘馬蹋階而下，便坦腹於床。矩召臺吏，將按之，遽乘馬而去。矩具以聞，則天曰：「此道人風病，不可苦問。所度僧任卿勘當。」矩按之，窮其狀以聞，諸僧悉配遠州。遷矩天官員外郎，竟為薛師所構，下獄，免官。

後有御醫沈南璆得幸，薛師恩漸衰，恨怒頗甚。證聖中，乃焚明堂、天堂，並為灰燼，則天愧而隱之，又令懷義充使督作。乃於明堂下置九州鼎，鑄銅為十二屬形象，置於本辰位，皆高一丈，懷義率人作號頭安置之。

其後益驕倨，則天惡之，令太平公主擇膂力婦人數十，密防慮之。人有發其陰謀者，太平公主乳母張夫人令壯士縛而縊殺之，以輦車載屍送白馬寺。其侍者僧徒，皆流竄遠惡處。

韋溫

韋溫，中宗韋庶人從父兄也。父玄儼，高宗末官至許州刺史。玄儼弟玄貞，初為普州參軍，以女為皇太子妃，擢拜豫州刺史。中宗嗣位，妃為后。及帝降為廬陵王，玄貞配流欽州而死。后母崔氏，為欽州首領寧承兄弟所殺。

玄貞有四子：洵、浩、洞、泚，亦死於容州。后二妹，逃竄獲免，間行歸長安。

及中宗復位，韋氏復為皇后。其日，追贈玄貞為上洛郡王。左拾遺賈虛己上疏諫曰：「孔子曰：『惟名與器，不可以假人。』且非李氏而王，自古盟書所棄。今陛下創制謀始，垂範將來，為皇王令圖，子孫明鏡。匡復未幾，后族有私，臣雖庸愚，尚知未可；史官執簡，必是直書。今萬姓顒然，聞一善令，莫不途歌里頌，延頸向風，欣然慕化，日恐不及。陛下奈何行私惠，使樵夫議之。即先朝贈太原王，殷鑒不遠。同雲生於膚寸，尋木起於蘖栽，誠可惜也。渙汗既行，難改成命，臣望請皇后抗表固辭，使天下知弘讓之風，彤管著沖謙之德，是則巍巍聖鑒，無得而稱。」疏奏不省。

尋又追贈玄貞為太師、雍州牧、益州大都督；玄儼為特進、并州大都督、魯國公。遣使迎玄貞及崔氏喪柩歸京師。又遣廣州都督周仁軌率兵討斬寧承兄弟，以其首祭於崔氏。擢拜仁軌左羽林大將軍，賜爵汝南郡公，食實封五百戶。及玄貞等柩將至，上與后登長樂宮，望喪而泣。加贈玄貞為酆王，謚曰文獻，仍號其廟曰褒德，陵曰榮先。各置官員，並給戶一百人守衛灑掃。又贈玄貞子洵為吏部尚書、汝南郡王，浩太常卿、武陵郡王，洞衛尉卿、淮南郡王，泚太僕卿、上蔡郡王，亦遣使迎其喪柩於京師。

溫，神龍中累遷禮部尚書，封魯國公。弟湑，左羽林將軍，封曹國公。后妹夫陸頌為國子祭酒，馮太和為太常少卿，太和尋卒，又適嗣虢王邕。湑子捷，尚成安公主，溫從祖弟濯，尚定安公主，皆拜駙馬都尉。

景龍三年，溫遷太子少保、同中書門下三品，仍遙授揚州大都督。溫等既居榮要，燻灼朝野，時人比之武氏。湑及陸頌相次病卒，賻贈甚厚。及中宗崩，后令溫總知內外兵馬，守援宮掖。又引從子播、族弟璇、弟捷、濯等，分掌屯營及左右羽林軍。臨淄王討韋氏，溫等皆坐斬，宗族無少長皆死，語在《韋庶人傳》。睿宗即位，仍令削平玄貞及洵等墳墓。

王仁皎　〈子守一〉

王仁皎，玄宗王庶人父也。景龍中，官至長上果毅。玄宗即位，以后父，歷將作大匠、太僕卿，遷開府儀同三司，封祁國公。仁皎不預朝政，但厚自奉養，積子女財貨而已。開元七年卒，贈太尉，官供葬事。柩車既發，上於望春亭遙望之，令張說為其碑文，玄宗親書石焉。子守一。

守一與后雙生。守一與玄宗有舊，及上登極，以清陽公主妻之。從討蕭至忠、岑羲等有功，自尚乘奉御遷殿中少監，特封晉國公，累轉太子少保。父卒，襲爵祁國公。十一年，坐與庶人潛通左道，左遷柳州司馬，行至藍田驛，賜死。守一性貪鄙，積財巨萬，及籍沒其家，財帛不可勝計。

吳溆　〈弟湊〉

吳溆，章敬皇后之弟也，濮州濮陽人。祖神泉，位終縣令。父令珪，益州郫縣丞。寶歷二年，代宗始封拜外族，贈神泉司徒，令珪太尉，令珪母弟前宣城令令瑤為開府儀同三司、太子家令，封濮陽郡公；中郎將令瑜為開府儀同三司、太子諭德、濟陽郡公。溆時為盛王府錄事參軍，拜開府儀同三司、太子詹事、濮陽郡公。以元舅遷鴻臚少卿、金吾將軍。建中初，遷大將軍。溆雖居戚屬，恭遜謙和，人皆重之。

涇師之亂，從幸奉天，盧杞、白志貞謂德宗曰：「臣細觀硃泚心跡，必不至為戎首，佇當效順。宜擇大臣一人，入京師慰諭，以觀其心。」上召從幸群臣言之，皆憚其行。溆起奏曰：「不以臣才望無堪，臣願北行。」德宗甚悅。溆退而謂人曰：「人臣食君之祿，死君之難，臨危自計，非忠也。吾忝戚屬，今日委身於賊，誠知必死，不欲聖情慊於無人犯難也。」即日賫詔見泚，深陳上待屬之意。時泚逆謀已定，貌雖從命，而心已異，乃留溆於客省，竟被害。上聞之，悲悼不已，贈太子太傅，賜其家實封二百戶，一子五品正員官，敕收城日葬事官給。弟湊。

湊，寶歷中與兄溆同日開府，授太子詹事，俱封濮陽郡公。湊以兄弟三品，固辭太過，乞授卑官。乃以湊檢校太子賓客，兼太子家令，充十宅王使。累轉左金吾衛大將軍。

湊小心謹慎，智識周敏，特承顧問，偏見委信。大歷中，滑帥令狐彰、汴帥田神功相次歿於理所，時藩方兵驕，乘戎帥喪亡，人情多梗。代宗命湊銜命撫慰，至必委曲說諭，

隨所欲為之奏請，皆得軍民和協，帝深重之。

宰臣元載弄權，招致賄賂，醜跡日彰。帝惡之，將加之法，恐左右泄漏，無與言者，唯與湊密計圖之。及收載於內侍省，同列王縉，其黨楊炎、王昂、韓洄、包佶、韓會等，皆當從坐籍沒。湊諫救百端，言「法宜從寬，縉等從坐，理不至死。若不降以等差，一例極刑，恐虧損聖德。」由是縉等得減死，流貶之。

大歷末，丁繼母喪免。建中初，起為右衛將軍，兼通州刺史。貞元初，入為太子賓客，出為福州刺史、御史中丞、福建觀察使。為政勤儉清苦，美譽日聞。宰相竇參以私怨惡之，數加譖毀，又言湊風病，不任趨馳。德宗召湊至京師，對於別殿，上令殿上行走，以驗其病否，由是悟參之誣，因是惡參。尋以湊為陝州大都督府長史、陝虢觀察使，以代參之黨李翼。會劉玄佐卒，以湊檢校兵部尚書、汴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宣武軍節度使。

時汴州軍亂，殺牙將曹金岸、縣令李邁，謀立玄佐子士寧。上將遣兵送湊赴鎮，召宰臣議。竇參深沮其行，恐軍中拒命，乃召湊回，授右金吾衛大將軍，而以梁宋節鉞授士寧。

貞元十四年春夏旱，穀貴，人多流亡。京兆尹韓皐以政事不理黜官。上召湊，面授京兆尹，即日令視事，經宿方下制。湊孜孜為理，以勤儉為務，人樂其政。時宮中選內官買物於市，倚勢強買物，不充價，人畏而避之，呼為「宮市」。掌賦者多與中貴人交結假借，不言其弊。湊為京尹，便殿從容論之，曰：「物議以中人買物於市，稍不便於人，此事甚細，虛掇流議。凡宮中所須，責臣可辦，不必更差中使。若以臣府縣外吏，不合預聞宮中所須，則乞選內官年高謹重者，充宮市令，庶息人間論議。」又奏：「掌閑廄騎、飛龍內園、芙蓉及禁軍諸司等使，雜供手力資課太多，量宜減省。」上多從之。

初，府掾吏以湊起自戚籓，不諳簿領，凡有疑獄難決之事，多候湊將出時方呈，冀免指擿瑕病。湊雖倉卒閱視，必指其奸幸之處，下筆決斷，無毫厘之差。掾吏非大過，不行笞責；而召面按問，詰責而釋之。吏尤惕厲，庶務咸舉。

文敬太子、義章公主相繼薨歿，上深追念，葬送之儀頗厚。召集工役，載土築墳，妨民農務。湊候上顧問，極言之。宗屬門吏以湊論諫太繁，恐上厭苦，每以簡約規之。湊曰：「聖上明哲，憂勞四海，必不以公主、太子之鐘念而忽疲民。但人多順旨不言，若再三啟諫，必動宸情，則生民受賜。長吏不言，是為阿旨。如窮民上訴，罪在何人？」議者重之。以能政，兼兵部尚書。官街樹缺，所司植榆以補之，湊曰：「榆非九衢之玩。」

亟命易之以槐。及槐陰成而湊卒，人指樹而懷之。

湊於德宗為老舅，漢魏故事，多退居散地，才免罪戾而已。湊自貞元已來，特承恩顧，歷中外顯貴，雖聖獎隆深，亦由湊小心辦事，奉職有方故也。

湊既疾，不召巫醫，藥不入口，家人泣而勉之。對曰：「吾以凡才，濫因外戚進用，起家便授三品，歷顯位四十年，壽登七十，為人足矣，更欲何求？古之以親戚進用者，罕有善終，吾得歸全以侍先人，幸也。」德宗知之，令御醫進藥，不獲已，服之。貞元十六年四月卒，時年七十一，贈尚書左僕射，罷朝一日。

竇覦

竇覦，昭成皇后族侄。父光，華原尉。覦以親廕，釋褐右衛率府兵曹參軍。鄜坊節度臧希讓奏為判官，累授監察殿中侍御史、檢校工部員外郎、坊州刺史。興元元年，討李懷光於河中，詔覦以坊州兵七百人屯郃陽。賊平，以功兼御史中丞。遷同州刺史，入朝為戶部侍郎。

覦無他才伎，為吏有計數，又以韓滉子婿，故藩府辟召，遂歷牧守。宰相竇參，覦再從侄。參少依覦，及參秉政，力薦於朝，故有貳卿之拜。數月，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、御史大夫、充淮南節度副大使、知節度事，既非德舉，人咸薄之。赴鎮旬日，暴卒，詔贈禮部尚書。

柳晟

柳晟者，肅宗皇后之甥。母和政公主。父潭，官至太僕卿、駙馬都尉。晟少無檢操，代宗於諸甥之中，特加撫鞠，俾與太子、諸王同學，授詩書，恩寵罕比。累試太常卿。

德宗即位，以與晟幼同硯席，尤親之。涇師之亂，從幸奉天，晟密啟曰：「願受詔入京城，遊說群賊，冀其攜貳。」德宗壯而許之。晟與賊帥多有舊，出入其門說誘之。事泄，為硃泚所擒，械之於獄。晟有力，乃於獄中穿垣破械而遁，落發為僧，間道歸行在。遷將作少監。元和初，檢校工部尚書、興元尹、山南西道節度使。罷鎮入朝，以違詔進奉，為御史元稹所劾，詔宥之。俄充入回鶻冊立使，復命，遷左金吾衛大將軍。元和十三年卒，贈太子少保。

王子顏

王子顏，瑯邪臨沂人，莊憲皇后之父也。祖思敬，少從軍，累試太子賓客。父難得，有勇決，善騎射，天寶初為河源軍使。吐蕃贊普王子郎支都有勇，乘諳真馬，寶鈿裝鞍，出陣求鬥，無敢與校者。難得挾槍奮馬突前，刺殺郎支都，斬其首，傳於京師。軍還，玄宗召見之，令於殿前乘馬挾槍作刺郎支都之狀。賜以錦袍金帶，累拜金吾將軍同正員。

天寶七載，從哥舒翰擊吐蕃於積石，虜吐谷渾王子悉弄參及子婿悉頰藏而還，累拜左武衛將軍、關西遊奕使。九載，擊吐蕃，收五橋，拔樹敦城，補白水軍使。十三載，從收九曲，加特進。

祿山之叛，從哥舒翰戰於潼關；關門不守，從肅宗幸靈武。時行在闕軍賞，難得進絹三千疋及金銀器等。至德初，試衛尉卿、興平軍使，兼鳳翔都知兵馬使。進收京城，與賊軍戰。其下靳元曜戰酣墮馬，難得馳救之，賊射之中眉，皮穿披下鄣目。難得自拔去箭，並皮掣洛，馳馬復戰，血流被面，而抗賊不已。肅宗深嘉之。從郭子儀攻安慶緒於相州，累封瑯邪郡公，英武軍使。寶應二年卒，贈潞州大都督。

子顏少從父征役，累官金紫光祿大夫、檢校衛尉卿，生后而卒。順宗內禪，以后生憲宗皇帝，褒贈先代：思敬司徒，難得太傅，子顏太師。

顏子重榮，官至福王傅；用，官至太子賓客、金吾將軍。

贊曰：戚里之賢，避寵畏權。不恤禍患，鮮能保全。福盈者敗，勢壓者顛。武之惟良，明於自然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